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鏡花緣
第二十九回 服妙藥幼子回春 傳奇方老翁濟世

話說唐敖聽了多九公之言，又是好笑，又是氣悶道：「看這光景，難道竟無一毫門路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今日我已筋疲力盡。如唐兄心猶不死，只好自去探問，老夫實無良策了。」只見林之洋提著雀籠，笑嘻嘻回來。唐敖道：「舅兄今日為何這樣歡喜？」林之洋道：「本地有位官長，連日向俺買這雙頭鳥兒，出的價錢，俺細細核算，比俺當日買價已有幾倍利息。俺今日原想賣，因他小廝暗對俺說：『我家主人買這鳥兒，要送世子的。你如不賣，他必添價。我今透個消息給你，俟交易後，分我幾分彩頭就是了。』俺得這個信息，那裡肯賣，果然復又添價。剛才那小廝因天晚叫俺回來，明早再去，他家主人還要添價。俺素日聞得有人談論，奴僕好的叫做『義僕』；這個小廝，恁般用情待俺，果真是個義僕！俺一路想來，因此歡喜。」多九公道：「他是那官長的小廝，林兄認作己僕，不獨賴忒知己，過於臉厚；就讓你身後跟上許多豪奴，帶著無數俊僕，這個架子也熏不動誰，也嚇不倒人，令人反覺肉麻！」林之洋道：「俺怎敢認他作僕，混擺架子？俺只恨這萬世為奴的，他們總是見錢眼紅，從不記得主人衣食恩養，一見了錢，就把主人恩情，撇在九霄雲外。如今把俺林之洋待得倒像主人一般，他既這樣，俺也只好把他認作奴才了。」大家用飯安歇。次日起個黑早提著雀籠去了。

唐敖因韻學無望，心中煩悶，睡到巳時方起。正同多九公閑話，林之洋提著雀籠，愁眉不展，歎氣而歸。唐敖道：「舅兄為何這樣？莫非那小廝有甚欺騙麼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俺早間上去，那個官長果又添價。俺本意要賣，那小廝說他主人就要上朝，此時匆忙，莫若等他回來，還可慢慢增價。俺因這鳥他總是要買的，樂得多靠半日，再增幾分利息，誰知這官長下朝，忽命小廝回俺不要了。俺暗暗打聽，原來那個世子最喜騎射，今日出去打獵，那馬失足從高處滾下，把世子跌傷，人事不知，現在只有呼吸之氣，國王業已預備棺木。這位官長因得這信，那肯買這鳥兒，只說別處買了。後來隨俺減價，他也不要，俺想這鳥惟在岐舌還有人出價，若到別處，有誰來買？只好飯後再去碰碰機會，看來要想昨日一半利息也不能了。」用過飯，又提著雀籠，歎氣而去。

唐敖把婉如做的詩賦改了幾首，悶坐無聊，同多九公上去閑步。來到鬧市，只見許多人圍著一道黃榜，在那裡高聲朗誦。二人近前看時，原來因世子墜馬跌傷，命在旦夕，如有名醫高士療治得生：本國之人，賜銀五百；鄰邦之人，贈銀一千。多九公看了，走到黃榜跟前，輕輕把榜揭了，看守兵役見多九公不是本處打扮，有幾個飛忙去請通使，一面預備車馬，將多九公送至迎賓館。唐敖茫然不解，只好跟在後面。登時通使已到，三人見禮歸坐。

多九公道：「請教老兄尊姓？」通使道：「小子姓枝，名鐘。二位尊姓？貴邦何處？來此有何貴幹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姓多，乃天朝人氏，幼年忝列賢門。」因指唐敖道：「今同這位唐敖友貿易，路過貴處，特地上來瞻仰。因見國王張掛榜文，係為世子玉體跌傷之事。老夫於岐黃雖不深知，向來祖上傳有濟世良方，凡跌打損傷，立時起死回生。但藥有外敷內服之不同，必須面看傷之輕重，方能斟酌用藥。」通使隨即告知國王。多九公托唐敖把藥取來。通使請二人來到王府，進了內室，只見世子睡在牀上，兩腿俱傷，頭破血出，因跌的過重，昏迷不醒。多九公托通使取了半碗童便，對了半碗黃酒，把世子牙關撬開，慢慢灌入。又從懷中取出藥瓶，將藥末倒出，敷在頭上破損處；隨即取出一把紙扇，一面敷藥。一面用力狠扇。眾宮人看見，都鼓噪喊叫起來。通使道：「大賢暫停貴手！世子跌到如此光景，命在垂危，避風還恐避不來，如何反用扇扇？豈非雪上加霜麼？」

多九公道：「老夫所敷之藥，名叫『鐵扇散』，必須用扇扇之，方能立時結疤，可免破傷後患。此方乃異人所傳，老夫用之已久。敷藥時雖用鐵扇扇他，也無妨礙，所以叫作『鐵扇散』。尊駕只管放心，老夫豈敢以人命為兒戲！」一面說話，仍是手不停扇。不多時，那些傷處果然俱已結疤，世子漸漸甦醒，口中呻吟不絕。通使道：「大賢妙藥，真是起死仙丹！此時頭面破傷，雖醫治無礙，但兩腿俱已骨斷筋折，有何妙藥，尚求速為療治。」多九公道：「貴處可有鮮蟹？」通使道：「此地無此物，不知有何用處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凡跌打筋骨損傷，無論輕重，先取童便半碗，以醇黃酒半碗煎熱沖服，雖昏迷欲絕，亦能復甦。每日進二三次，傷輕的不過數日即愈。每見跌打損傷而至喪命者，皆出傷筋動骨，痛入肺腑，瘀血凝結，醫治稍遲，往往無救。童便、黃酒，行瘀止痛，兼且固本，故有起死回生之妙。世人不知，良為可惜。但須早服，遲即難治。倘骨斷筋折，損傷過重，服過童便、黃酒，即取生蟹搗爛，以好燒酒沖服，其渣敷在患處，日日服之，亦能接筋續骨。其童便、黃酒，每日仍不可缺。如無生蟹，或取乾蟹燒灰，酒服亦可。此跌打損傷第一奇方。今貴處既無此物，幸老夫帶有七釐散，也是一樣。」即將藥瓶取出，把藥秤了七釐，用燒酒衝調，給世子服了，又取許多七釐散，也用燒酒和勻，敷在兩腿損傷處。世子服藥，略覺寧靜，漸漸睡去。少時睡醒，又將黃酒、童便服了一碗。

多九公見世子已有轉機，因向通使道：「世子之病，業已無礙，請國王只管放心，大約不過數日，就可痊癒。如世子酒量能夠多飲，可將黃酒、童便，時時沖服。老夫暫且告辭，明日再來用藥。」通使道：「剛才國王吩咐，意欲大賢在賓館暫住幾時，以便就近用藥。現在酒飯俱已預備，就請二位過去。」大家起身，來至迎賓館，用過酒飯，就在賓館宿了。唐敖回船送信。次日，多九公又替世子敷了許多藥，又吃了一服七釐散。好在世子酒量極大，就以黃酒、童便當茶，時時沖服。每日仍舊吃藥、敷藥。不多幾日，漸漸平復，惟走路不便。多九公原要留下藥料，令他再服幾日，就可好了；因要借此訪訪韻學消息，所以略為耽擱。過了兩日，世子雖已全好，韻學仍是杳然。唐敖日日跟著，也因韻學一事，那知各處探聽，依然無用，心內□□懊惱。

這日國王排宴，命諸臣替多九公餞行。飯罷，捧出謝儀一千兩；外銀百兩，求賜原方，以為潤筆之費。多九公向通使道：「老夫前者雖揭黃榜，因舟中帶有藥料，可治世子之病，原圖濟世，並非希圖錢財。至於藥方，頃刻可寫，不過舉筆之勞，何須厚贈。所有原銀，即懇代為奉還。老夫別無他求，惟求國王見賜韻書一部，或將韻學略為指示，心願已足，斷不敢領厚賜。」通使轉奏。誰知國王情願再添厚贈，不肯傳給韻學。多九公又托通使轉求，通使道：「韻學乃敝邦不傳之秘，國王若在歡喜時，尚恐不肯輕易傳人；何況此時二位王妃都在重恙，國王心緒不寧，小子何敢再去轉求。」多九公道：「王妃所患何病？」通使道：「據說一位身懷六甲，現在已有五六個月，不意昨日失於檢點，偶持重物，以致胎動不安，此時微覺見紅，並覺腹痛。那位王妃，因患乳癰，今已兩日，雖未破頭，極其紅腫，也是痛苦呻吟不絕。因此國王甚為焦心。」

多九公道：「胎動最忌下血不止，今不過微覺見紅，尚有五分可治。至乳癰最怕耽擱日久，雖未破頭，若裡面已潰，服藥也難消散；此時好在才起兩日，裡面尚未成膿，也有五分可治。老夫雖有秘方，不知國王可肯傳授韻學？倘不吝教，老夫自當效勞。」通使即對國王說了。國王一心要治王妃之病，只得勉強應允。通使回了多九公。多九公甚喜，因向唐敖道：「前日林兄因他夫人胎動不安，曾向老夫要了一個安胎方子，就煩唐兄把這藥方取來。倘能醫好，我們也好得他韻學。」

唐敖點頭，將藥方取來。多九公遞給通使，只見上面寫著：保產無憂散：全當歸壹錢伍分、川厚樸（薑汁炒）柒分、生黃芪捌分、川貝母（研）壹錢、兔絲子壹錢伍分、川羌活壹錢伍分、炙甘草伍分、川芎壹錢伍分、枳殼（麩炒）陸分、祁艾柒分、荊芥捌分、白芍（酒炒，春夏秋用，冬不用）壹錢伍分、生薑參片。專治胎動不安，服之立見寧靜。如勞力見紅，尚未□□傷動者，即服數劑，亦可保胎。

通使道：「此是安胎之方；不知乳癰可有妙藥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治乳癰，用蔥白一斤搗爛取汁，以好黃酒分二次沖服。外用麥芽壹兩煎湯頻洗，加蝦醬少許同煎尤妙，雖鹹無妨；蓋鹹能軟堅，蝦能通乳，乳通其腫自消。仍用舊梳時常輕輕梳之，自必痊癒。這二方雖極奇效，奈已耽擱兩日，此時須急煎服，或可療治。」通使連連點頭，將方拿去。過了幾日，王妃病皆脫體。

國王雖然歡喜，因想起音韻一事，甚覺後悔，意欲多送銀兩，不傳韻學。通使往返說了數遍，多九公那裡肯依，情願分文不要。國王無法，只得與諸臣計議，足足議了三日，這才寫了幾個字母，密密封固，命通使交給多九公，再三叮囑，千萬不可輕易傳

人。俟到貴邦再為拆看。字雖無多，精華俱在其內，慢慢揣摩，自能得其三昧。多九公把字母交唐敖收藏，隨即提筆寫方：鐵扇散：象皮（切薄片，用鐵篩微火焙黃色，以乾為度）肆錢、龍骨（用上白者）肆錢、古石灰（須數百年者方佳）肆兩、枯白礬（將生礬入鍋熬透，以體輕方妙）肆兩、寸柏香（即松香之黑色者）肆兩、松香肆兩、與寸柏香一同熔化，傾水中，取出晾乾，共研極細末，收磁罐中。遇刀石破傷，或食喉割斷，或腹破腸出，用藥即敷傷口，以扇扇之，立時收口結疤。忌臥熱處。如傷處發腫，煎黃連水以翎毛蘸塗之即消。

七釐散：麝香伍分、冰片伍分、硃砂伍錢、紅花陸錢、乳香陸錢、沒藥陸錢、兒茶壹兩、血竭肆兩，共為細末，磁瓶收貯，黃蠟封口。隨時皆可修制，五月五日午時更妙，總以虔心潔淨為主。專治金石跌打損傷，骨斷筋折。血流不止者，乾敷傷處，血即止。不破皮者，用燒酒調敷，並用藥七釐，燒酒沖服。亦治食喉割斷。無不神效。燒酒須用大麴作者。

多九公把藥方寫了，付給通使，通使再三稱謝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